

鶴林玉露

人集 下

曾
133
9

15
133
9止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五 人集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讀書

自文籍既生學者固不可不觀書子路有何必讀書之說夫子斥之至於學詩學易學禮與夫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說拳拳爲其子及門人言之晚而歸魯刪定繫作其功至賢於堯舜則後之欲學聖人者舍書則何以哉然是時詞章之名未立科

門
號
卷
183
9

舉之法未行士之讀書者上則取之以撫世酬物
又次則取之以博識多聞下至菰秦之刺股讀書
專為揣摩游說之計固已陋矣然亦視書為有用
之具固未有入耳出口如後世之甚者也蓋至于
今士非堯舜文王周孔不談非語孟中庸大學不
觀言必稱周程張朱學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
而後所未有也可謂盛矣然豪傑之士不出禮義
之俗不成士風日陋於一日人才歲衰於一歲而

學校之所講逢掖之所談幾有若屠兒之禮佛娼
家之讀禮者是可嘆也昔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
乎子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弟
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於
子公明宜學於魯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宜子居
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宜見夫子
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宜說之學而未
能宜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宜說之學

而未能宜見夫子之居朝廷臨下而不毀傷宜說
之學而未能宜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若子
石子公明宜之說今之學者誠不可以不知也

○薦呂臣

楚薦呂臣奉已而不在民於是晉文無復憂色嗚
呼自三代衰民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皆上下
之間懷此一念有以致之豈獨一薦呂臣哉此無
他古學不講不識一箇仁字而已宋朝大臣最是

范文正公司馬溫公見得此箇字分明

○蘓黃迂謫

蘓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
以雷字下有由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
字也此章子厚駢諛之意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
立人子瞻其尚能北歸乎雷字兩在田上承天之
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蓋棺之義也
魯直其不返乎後子瞻北歸至毗陵而卒子由退

老子穎十餘年乃終魯直竟卒於宜

○張林語

山東義士張林告淮閬曰土地歸本朝銅錢將安往此說儘是余欲添二句云人心歸本朝土地將安往

○阿附

光禹之罪浮於王氏六臣之罪浮於朱溫人々皆王陵則呂氏不敢動矣人々皆王章則王氏不敢

動矣

○猫犬

東坡云養猫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蓄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蓄不吠之犬余謂不捕猶可也不捕鼠而捕雞則甚矣不吠猶可也不吠盜而吠主則甚矣疾視正人必欲盡擊去之非捕鷄乎委心權要使天子孤立非吠主乎

○南中巖洞

桂林石山怪偉東南所無韓退之謂山如瑩玉簪
柳子厚謂拔地峭起林立四野黃魯直謂平地蒼
玉忽增峨近時劉叔治云環城五里皆奇石疑是
虛無海上山皆極其形容然此特言石山耳至於
暗洞之瑰怪尤不可具道相傳與九疑相通范石
湖嘗遊焉燭盡而反余嘗隨桂林伯趙季仁遊其
間列炬數百隨以鼓吹市人從之者以千計已而
入由而出入自曾公岳出于棲霞洞入若深夜出

乃曰晝恍如隔宿異世季仁索余賦詩紀之其略
曰瑰奇恣搜討貝闕青瑤房方隘疑永巷俄敞如
華堂玉橋巧橫溪瓊戶正當牕仙佛肖彷彿鐘鼓
鏗擊撞鼎彝左顧龜信々欲吠狻丹竈儼二恙芝
田藹生香搏噬千怪聚絢爛五色光更無一塵滓
但覺六月涼玲瓏穿數路屈曲通三湘神鬼工刻
刻乾坤真混茫人如夜漆暗出乃日珠光隔世疑
恍惚異境難揣量然終不能盡形容也又嘗遊客

州勾漏洞天四面石山圍繞中平野數里洞在平地不煩登陟外略敞豁中一暗溪穿入因乘北流令結小筏秉燭坐其上命篙師撐入詰屈而行水清無底兩岸石如虎豹獠獍森然欲搏行一里許仰見一太星炯然細視乃石穿一孔透天光若星也溪不可窮乃返洞對面高厓上夏間望見荷葉田々然峻絕不可到土人云或見荷花則歲必大熟

○傳公謀詞

宜春傳公謀詞云草々三間屋愛竹施添我碧紗牕戶眼前都是翠雲堆一月山翁高卧連雪水村清冷木落遠山開唯有平安竹留得伴寒梅家童開門看有誰來客來一笑清話煮茗更傳杯有酒只愁無客有客又愁無酒々熟且徘徊明日人間事天自有安排此詞清甚末句尤達可歌也許及之爲分宜宰公謀作賀雨詩云獅子關前半篆煙

二龍飛下阜。篙泉銀河掣。電連宵雨。綠野翻雲。四月天。便覺春生。花一縣。會看秋熟。米三錢。何時阜魯登黃閣。都與寰區作有年。及之擊節。公諱尤。工作酸文。嘗作無遮榜。語云。紅旗渡口。淒涼芳草。夕陽天。白紙山頭。慘淡落花寒。食節甚工。

○冬狩行

自古夷狄交侵。中國衰微。必人主真有哀痛之誠。將師真有憤切之志。然後可以言恢復。杜陵冬狩。

行曰。草間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規警將師也。又曰。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規警人主也。然人主者。本也。人主果有興衰撥亂之志。其誰敢不從。故又曰。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所。以深規警人主也。

○舉事輕捷

大凡舉事。輕捷則易成。繁重則難濟。春秋時。宋入殺楚使者。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屢及於室。皇劍及。

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何其輕捷也澶淵之役寇準與真宗論親征上欲入準曰陛下不可入入則不出矣於是高瓊在殿下大呼逍遙子即擁以行亦何其捷疾舉事須如此乃能歷難成功此却非倉卒所致須平時有備有謀規模定號令明然後臨事之時上下始能相應蓋亦不出易簡二字而已東坡云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子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大抵易簡

則輕捷繁難則重滯

○周文陸詩

朱文公於當世之文獨取周益公於當世之詩獨取陸放翁蓋二公詩文氣質渾厚故也

○范雲

人之狂惑失其本心有大可笑者南史范雲初爲陳武帝屬官武帝九錫之命在旦夕雲忽感寒疾恐不獲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以實懇之曰可便

得愈乎。文伯曰：欲便瘥甚易。政恐二年後不復起耳。雲曰：朝聞道夕死，猶可。况二年乎？文伯乃以火燒地，布桃葉，設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裹以溫松。翌日有瘳。雲喜甚。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卒。夫老子曰：身與名孰親？況於榮貴外物？有道之士，蓋視爲塵垢糝糠。藉曰：所見未超，未能忘情，則亦必有此身，乃可有此榮貴也。今雲欲預九錫之慶，乃其心促壽，愈疾以從之，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

傳，豈不愚惑之甚哉？且其言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輔人以篡奪，而分其富貴，是果何道哉？末世之士，不知世間香臭，至於如此，亦可哀矣。東坡云：劉聰聞爲須臾國王，則不復畏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生者。月犯少微，兵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其於一死者，此固皆可笑矣。然未若范雲可笑之甚也。

○置青櫃

杜成已爲相以爲宰相日見賓客疲神妨務無益於事乃不復見客但設青櫃於府門有欲言利害者投之越旬日并櫃撤去有題一聯于府門者曰杜光範之門人將望而去矣撤暗投之櫃我且卷而懷之夫題門者則已薄矣而成已此舉亦未之思也

○丈二父

考工記父長尋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尋父長丈二

劉潛夫挽左次魏云少日一編書中年丈二父摘用亦佳

○慈湖詩

楊慈湖詩云山禽說我胸中事煙柳藏他物外機又云萬里蒼茫融妙意三盃虛白浴天真又六言云淨几橫琴曉寒梅花落在絃間我欲清吟無句轉煩門外青山句意清圓足視其所養

○楊存中逐吏

殿帥楊存中有所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筭一旦無
故怒而逐之吏莫知得罪之由泣拜辭去存中曰
無事莫來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軍
中爲吏居無何御史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
餘萬其子聞知告其父其父奔告存中存中即具
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椿管其處唯朝廷所用
不數月果以爲言高宗出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
妄言被黜而存中之眷日隆存中之逐吏亦無法

之餘智也然御史可謂不密矣

○淵明詠雪

淵明雪詩云頗耳無希聲在目皓已結只十字而
雪之輕虛潔白盡在是矣後來者莫能加也

○不忘山林

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簑笠但居市朝軒冕時要
使山林簑笠之念不忘乃爲勝耳陶淵明赴鎮軍
參軍詩曰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

誰謂形迹拘似此胸襟豈爲外榮所點染哉荆公
拜相之日題詩壁間曰霜松雪竹鐘山寺投老歸
歟寄此生只爲佗見趣高故合則留不合則拂袖
便去更無拘絆山谷云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
意在東山亦此意

○不知心

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逆旅人疑其竊皮
冠伯夷叔齊適周周使叔且往見之曰加富二等

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雖寓言
然人識見相遠奚啻九牛一毛其不知心者亦往
類此

○元載

元載敗時告獄吏乞快死獄吏曰相公今月不柰
何喫些臭乃解機塞其口而卒余嘗有詩云臭襪
終須來塞口枉收八百斛胡椒

○陸氏義門

陸象山家于撫州金谿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
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逐年選差子弟分任家事
或主田疇或主租稅或主出納或主厨爨或主賓
客公堂之田僅足給一歲之食家人計口打飯自
辨蔬肉不合食私房婢僕各自供給許以米附炊
每清曉附炊之米交至掌厨爨者置曆交收飯熟
按曆給散賓至則掌賓者先見之然後白家長出
見款以五酌但隨堂飯食夜則卮酒盃羹雖久留

不厭每晨興家長率眾子弟致恭于祖櫺祠堂聚
揖于廳婦女道萬福于堂暮安置亦如之子弟有
過家長會眾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
度不可容則告于官屏之遠方晨揖擊鼓三疊子
弟一人唱云聽聽聽聽聽聽聽聽聽我以生天理定
若還懶惰必飢寒莫到飢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
明聽又唱云聽々々々々聽衣食生身天付定
酒肉貪多折壽人經營太甚違天命定定定定定

定定又唱云聽々々々聽好將孝弟酬身命更
將勤儉答天心莫把妄思損真性定々々々々
定早猛省食後會茶擊磬三聲子弟一人唱云凡
聞聲須看省照自心察前境若方馳騁速回光悟
得昨非由一頃昔人五觀一時領乃梭山之詞也
近年朝廷始旌表其門閭其詞曰張公忍字肱九
世於唐朝陳氏義居專一門於江左若稽前美允
謂鮮能撫州青田陸氏代有名儒德在謚典聚其

族逾二千指合而發將二百年異時流別籍之私
存學者齊家之道詢于州里既云十世可知登之
簡書矣止一鄉稱善視昔為盛於今為難部使轉
以上聞儀曹請為褒別事關風教須議指揮

○嫺婦

嫺婦蟋蟀見崔豹古今注張功父詩云自笑吟秋
如嫺婦

梅溪二瑞

王梅溪文學行義著於鄉里。執經從之者常百餘人。其所居之巷有大井。一夕井中如流星者千百光彩上燭。又一夕山下有白虹長亘山爛然如晝。未幾入太學。遂魁天下。蓋文字之祥也。唱名之日。衛士亦皆歡舞。謂為得人。翌日有旨。官中不得以銷金為飾。行其對策之言也。

○多景樓詩

前賢詠題如大白。鳳凰臺崔顥。黃鶴樓固已佳矣。

未若近時劉改之題京口多景樓。尤為奇偉。真古今絕唱也。其詞云。壯觀東南二百州。景於多處却多愁。江流千古英雄淚。山掩諸公富貴羞。北府只今唯有酒。中原在望莫登樓。西風戰艦成何事。只送年年使客舟。蓋言多景可喜而乃多愁何也。自古南未有能并北者。是以英雄淚洒長江。抱此遺恨。然推其所由。實當國者偷取富貴。宴安江沔之所致。是可羞也。晉人言北府酒可飲。兵可用。今上

下習安。玩離忘寇。北府僅有酒可飲耳。而于戈枵
鉞。鉞鈍。士卒脆弱。未聞有可用之兵也。則中原腥
膾。決無可洗滌之日。忍復登樓以望之乎。未言西
風戰艦。不為進取之圖。而送使客之往來。反為奉
幣事讎之計。則益可悲矣。改之又嘗作塞下曲十
餘篇。尤悲壯感慨。掌携以謁陸放翁。翁大擊節。贈
詩云。君居古荊州。醉膽天宇小。尚不拜龐公。況肯
依劉表。胸中九淵蛟。龍蟠筆底六月冰雪寒。有時

大呼脫烏幘。不怕酒盃如海寬。放翁八十病欲死。
相逢尚能刮眼看。李廣不生楚漢間。封侯萬戶宜
其難。

廣右丁錢

廣右深僻之郡。有所謂丁錢。蓋計丁輸錢于官。徃
徃數歲之兒。即有之。有至死而不與除豁者。甚為
民病。故南人之謠曰。三歲孩兒便識丁。更從陰府
役。幽魂讀之。可為流涕。范西堂為廣西憲。掌力請

于朝乞罷去雖獲從請然諸郡多藉此爲歲計徃
徃名除而實未除也大槩近來州郡賦稅失陷用
度月增其無名之征未必皆官吏欲以自肥徃々
多爲補苴支撐之計朝廷若欲除無名之征以寬
民須是究是一郡盈虛有以補助之使歲計不
然後實惠乃可及民不然亦徒爲空言而已

○胡忠簡上書

胡忠簡乞斬秦檜之書既具其藁矣遲疑未上以示

所親厚其人畏懦力止之曰公有老母詎可爲此
以其藁寸裂之忠簡愈疑有書吏揚其姓者青間
曰編修此書外間已籍々傳誦庶堂計亦知之矣
今書上亦得罪不上亦得罪書上而得罪其去光
華不上而得罪其去暖昧且其禍恐甚於不上也
忠簡大悟亟繕寫投進晝夜潛誦逆旅託其所親
厚以老親妻子其後詞猶以謗藁四傳爲其罪
且曰倘有心於爲國自合輸忠惟詭道以取名故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十七
茲感衆乃知天下事不可不密不可不密此吏真
忠簡之忠臣其識見如此士大夫不如者多矣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十七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六 人集

○光堯福德

廬陵羅大經 景綸

宋紹興中孝宗初入宮宰執贊光堯盛德真堯舜
用心上曰堯舜之事甚不難蓋脫蹤之意先定於
此時矣厥後受禪之議定宰執稱賀且致戀軒之
意上曰朕在位久失德甚多更賴卿等掩覆大哉
言乎何其謙尊而光也不知堯禪舜時有此言否

邵康節詩曰。五事歷將前代數。帝堯而下固無之。
豈知中興內禪之盛美。雖堯亦不能及也。謂之光
堯信矣。其有光於堯矣。舜禹受禪之後。其所以事
堯舜者。當必盡道。然要之君臣而非父子也。文王
受武王之養。蓋方伯耳。漢高五日一朝太公。太公
亦非身有天下者也。惟唐肅宗之於明皇。乃父子
帝王然。靈武即位。已幾於篡。內外牽制。孝道大虧。
山谷之詩曰。事有至難天幸耳。上皇跼蹐還京師。

內間張后色可否。外間李父頓指揮。南內淒涼幾
苟活。高將軍去事尤危。潘邠老之詩曰。天下寧知
再有唐。皇帝紫袍迎上皇。神器倉忙吾取惜。兒不
終孝。聽五郎父子幾何不豺虎。君臣寧能責胡虜。
南內淒涼誰得知。人家稱節作端午。至今讀者爲
之淒楚。惟我光堯爲天下得人。而孝宗以舜禹之
資躬曾閔之行。綵衣焜煌。參侍遊遨於湖山之間。
賦詩飲酒。承顏適志。以天下養者。二十四年。此開

闢以來所未有也。楊誠齋慶壽口號曰：長樂宮前
望翠華。玉皇來賀太皇家。青天白日仍飛雪。錯認
東風轉柳花。春色何須羯鼓催。君王元日領春回。
牡丹芍藥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開。雙金獅子四
金龍。噴出香雲繞殿中。太上無衣今上拜。百王曾
有箇家風。帝捧瑤觴玉座前。綵衣三世祝堯年。天
皇八十一萬歲。休說莊椿兩八千。太父晨興未出
房。君王忍冷立風廊。忽然鳴蹕珠簾捲。萬歲傳聲

震八荒。花外班行霧外天。何緣子細望龍顏。小窺
玉色真難老。底用臞仙九轉丹。甘露祥風天上來。
今回恩數賽前回。都將四海歡聲沸。釀作慈皇萬
壽盃。堯舜同時已甚都。祖孫四世古今無。誰將寫
日摹天手。畫作皇王盛事圖。光堯晚歲尤康強。孝
宗尊謂周益公。曰：太上極善將攝。終日端坐不倦。
全不飲酒。晡時即入寢閣。五更便起。多服疎利藥。
服牽牛圓至四五十粒。其異稟如此。他人如何及。

聖壽登八十二云

○文章性理

凡作文章須要胸中有萬卷書爲之根柢自然雄渾有筋骨精明有氣魄深醇有意味可以追古作者若作詩只就詩中採擷作四六只就四六中闡湊作古文只就史漢韓柳中取其奇字硬語模擬而爲之如此豈能如霓裳一曲高掩前古哉王荊公謂今之作文者如拾奇花之英掬而玩之雖芳

馨可愛而根柢成如矣雖然豈獨文哉近時講性理者亦幾於舍六經而觀語錄甚者將程朱語錄而編之若策括策套此其於吾身心不知果何益乎魏鶴山登友人書云須從諸經字字看過思所以自得不可只從前賢言語上作工夫又云要作窮理格物工夫須將三代以前規模在胸次若只在漢晉諸儒腳迹下盤旋終不濟事又云向來多看先儒解說近思之不如一一自聖經看來蓋不

到地頭親自涉歷一番終是見得不真又非一一
精幹實踐則徒爲談辨文采之資耳來書乃謂只
須祖述朱文公諸書文公諸書讀之久矣政緣不
欲於賣花檐上看桃李須樹頭枝底方見活精神
也鶴山此論學者不可不佩服余嘗輯心學經傳
十卷序發之辭有曰學者不求之周程張朱固不
可徒求之周程張朱而不本之六經是舍本而宗
末也亦求之六經固不可徒求之六經而不反之

吾心是買積而棄珠也

○花卿歌

杜陵花卿歌末云人道我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
二字何不喚取守京都此詩全篇形容其勇銳有
餘而忠義不足故雖可以守京都而天子終不敢
信用之語意涵蓄不迫切使人咀嚼而自得之可
以亞國風矣或曰末句乃恨天子不用之之詞非也

○杜陳詩

范二員外吳十侍御訪杜少陵於草堂少陵偶出
不及見謝以詩云暫往北隣去空聞二妙歸幽棲
誠簡略表白已光輝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
文或不愧重肯款柴扉陳後山在京師張文潛晁
無咎為館職聯騎過之後山偶出蕭寺二君題壁
而去后山亦謝以詩云白社雙林去高軒二妙來
排門衝鳥雀揮壁帶塵埃不憚外堂費深愁載酒
回功名付公等歸路在蓬萊杜陳一時之事相類

二詩醞藉風流亦未易可優劣

○騎牛詩

姚鑄為吉州判官以平寇論功不數年擢守章貢
為人疎雋喜作詩自號雪蓬堂令畫工肖其像騎
牛於礪谷之間索郡人趙東野題詩東野題云騎
牛無笠又無簑斷壠橫岡到處過暖日暄風不常
有前村雨暗却如何蓋規切之也居無何忤帥臣
以貪劾之時端平更化之初施行特舉貶衡陽人

皆服東野之先見

○得窮鬼力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
齊餓死首陽之下民至于今稱之楊子雲作法言
蜀之富人載錢五十萬求書名其間子雲不可李
仲元鄭子真不持錢子雲書之至今與日月爭光
余觀韓退之送窮文歷述窮鬼之害至末乃云吾
立子名百世不磨是到底却得窮鬼力夷齊李鄭

亦所謂得窮鬼力者也

○方寸地

俗語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指心而言也三
字雖不見於經傳却亦甚雅余嘗作方寸地說其
辭云或問方寸地何地也亦有治地之法否乎余
曰偉哉問世之人固有無立錫地者亦有跨都兼
邑者有無貧富相絕也惟此方寸地人人有之歛
乏其細無倫充之包八荒備萬物無界限無方体

甚矣其地之靈也。然此地人人有而治地之力不
人々能施治地之法。不人人能知。故蕪穢不治者
有此地而不能治。治而不知其法者。治此地猶不
治此地。是故孔子孟軻治地之農師園師也。六經
語孟治地之齊民要術也。良知良能。惻隱羞惡。是
非辭遜之端。嘉種之誕降者也。博文約禮。仰觀俯
察。求輔仁切憇之功。資直諫多聞之益。培糞灌溉
法也。時々習。日々新。暗室屋漏。守之密。視聽言動。

察之精。封植長養法也。忿必懲。欲必窒。愾必警。輕
必矯。無稽之言。必不聽。便佞之友。必不親。艾雉耘
耨法也。優游而厭餐飲之。固守而靜俟之。不躡等不
陵節。不求聞不計獲。乃宋人之不掘苗。郭橐駝之
善種樹也。誠如是。則信善而大化。篤實而輝光。通
神明贊化育。乃實穎實粟之時。參天溜雨之日也。
治地至此。始可言善治地矣。道家有寸由尺宅之
說。養生引年者。取之。里諺有留方寸地與子孫耕。

之說種德食報者取之其言未爲無理要皆臨於
一偏若從孔孟治地之法則仁者必壽善者必福
清明之志氣如神厚德之流光寢遠道家里諺之
說在其中矣雖然是地也嘉種固所素有惡種亦
易以生嘉種每難於封殖惡種常至於蔓延其或
認穢棘爲美櫝認稊稗爲良苗則天之汰々惡種
日見其猥大而嘉種微矣嗚呼噫嘻可懼也哉然
則如之何曰在早辨

○繪事

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
不能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
其情然則言語文字固不足以盡道也

○除自損道心

古詩云一日看除自二年損道心余謂人患道心
不存耳道心果存豈看除自所得損哉彼慕臙
餌之念洗滌未淨往々身寄山林而心存朝市跡

履泉石而意繫軒冕視山林泉石反若籠檻桎梏
宜其看除目而心爲之損也特所損者人心耳豈
道心哉伊川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曲肱飲
水樂在其中矣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朱文公
云良其背是止於止行其庭是止於動不獲其身
是無與於已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人無已但
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止而至於如此其誰能
動之昔有僧居深山中山鬼百計害之或誘以淫

聲美色或眩以珍羞玩好或惧以奇形異物或脇
以刀鋸炮烙僧皆不爲之動久之乃寂然無有或
問其故僧曰山鬼之伎倆有盡老僧之不聞不見
無盡此即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者也心安如
是又豈除自所能損哉

○縷惹絲

有士夫於京師買一妾自言是蔡大師府包子厨
中人下日令其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曰既是包

子厨中人何爲不能作包子對曰妾乃包子厨中
縷葱絲者也曾無疑乃周益公門下士有委之作
誌銘者無疑援此事以辭曰某於益公之門乃包
子厨中縷葱絲者也焉能作包子哉

○士修於家

金州士人滕慶厚貽書魏鶴山云漢人謂士修於
家而壞於天子之庭夫能壞於天子之庭者必其
未嘗修之於家者也可謂至論然余觀柳子厚河

間傳非不修於家也及竊視持已者甚美左右爲
不善者已更得適意鼻息咈然則雖欲不壞於天
子之庭得乎要之不壞於天子之庭乃特立獨行
者也若夫中人雖修於家其不壞於天子之庭者
鮮矣

○用兵吉兆

馬燧討李懷光夜宿一村問田父此何村也曰名
埋懷村燧大喜曰吾誅懷光必矣澶洲之役亦以

宋捷爲吉兆岳飛討楊公時公據洞庭出沒不可測偶獲一謀者問其巢穴對曰險阻安可入惟飛乃能入耳飛大笑曰天遣汝爲此言吾必破其巢穴三軍大喜迄平之蓋用兵行師倘得吉兆亦足以壯三軍之氣重耳出奔乞食于野人々々與之塊此本相戲而子犯乃曰天賜也却說從吉兆上去蓋以堅從亡者之心如狐鳴魚書之類至詐爲吉兆以動衆若老嫗赤帝之稱芒碭雲氣之瑞昭

灼如此安得使豪傑之不景從乎

○詩不拘韻

揚誠齋云今之禮部韻乃是限制士子程文不許出韻因難以見其工耳至於吟詠情性當以國風離騷爲法又奚禮部韻之拘哉魏鶴山亦云除科舉之外閑賦之詩不必一々以韻爲較况今所較者特禮部韻耳此只是魏晉以來之韻隋唐以來之法若掇古音則今麻馬等韻元無之歌字韻與

之字韻通豪字韻與蕭字韻通言之及此方是經雅

尤揚雅詭

尤梁溪延之博洽工文與楊誠齋爲金石交淳熙中誠齋爲秘書監延之爲太常卿又同爲青宮寮案無日不相從二公皆善譚延之嘗曰有一經句請秘監對曰楊氏爲我誠齋應曰尤物移人衆皆歎其敏確誠齋戲呼延之爲蝻蚌延之戲呼誠齋

爲羊一日食羊白腸延之曰秘監錦心繡腸亦爲人所食乎誠齋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無腸可食人蓋蝻蚌無腸也一坐大笑厥後閑居書問往來延之則曰羔兒無恙誠齋則曰彭越安佳誠齋寄詩曰文戈却日王無價寶氣蝻胸金欲流亦以蝻蚌戲之也延之先卒誠齋祭文云齋歌楚些萬象爲挫環偉詭譎我倡公和放浪諧譁南友方朔巧發捷出公嘲我酢

○韓平原

宋寧宗既受禪韓平原所望不過節鉞知閣劉翀嘗從容告趙忠定曰此事侂冑不能無切亦須分些官職與他忠定不荅由是漸有邪謀迄逐衆君子余友趙從道有詩云慶元宰相事紛々說著令入暗斷魂好聽當時劉翀語分些官職乞平原余亦作一篇云齊壇一鉞底須慳坐見諸賢散似煙不使慶元爲慶曆也由人事也由天

○恭大夫

司馬溫公王荊公曾南豐最推尊楊雄以爲不在孟軻下至朱文公作通鑑綱目乃始正其附王莽之罪書恭大夫楊雄卒恭之行如狗彘三凡童子知惡之雄肯附之乎劇秦美新不過言孫以免禍耳然既受其爵祿則是其爲之臣僕矣獨得辭恭大夫之名乎文公此筆與春秋爭光麟當再出也劉潛夫詩云執戟浮沉計未疎無端著論美新都

區々所得能多少。枉被入書ニ恭太夫ト。余謂名義所
在。豈當計所得之多少。若以所得之少。枉被ニ惡名ヲ
爲恨。則三公之位。萬鐘之祿。所得倘多。可以其受
惡名而爲之乎。此詩頗礙義理。余不可以不辨。

○李杜

李太白當王室多難。海宇橫潰之日。作爲歌詩。不
過豪俠使氣。狂醉於花月之間耳。杜稷蒼生。曾不
繫其心。膺其視。杜少陵之憂國憂民。豈可同年語。

哉。唐人每以李杜並稱。韓退之識見高邁。亦惟曰
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無所優劣也。至宋朝諸
公。始知推尊少陵。東坡云。古今詩人多矣。而惟以
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飢寒流落。而一飯未嘗忘
君也與。又曰。北征詩。識君臣大跡。忠義之氣。與秋
色爭高。可貴也。朱文公云。李白見求王璘。反使從
吏之。詩人沒頭腦。至於如此。杜子美以稷契自許。
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琯以正。

○交情世態

漢翟公爲廷尉。既罷門。可設雀羅。乃書門曰。貴
一賤交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
相。樂聖且嚙盃。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蓋炎而
附寒而棄。從古然矣。灌夫不負寶嬰於擅奔之時。
任安不負衛青於衰落之日。徐晦越鄉而別臨賀。
后山出境而見東坡。宜其足以響千載之齒頰也。
劉元城之事司馬公。當其在朝。書問削迹。及其閑

居。亟問無虛月。此又高矣。至於巢谷年逾七十。徒
步萬里。訪二蘇於瘴海之上。死而不悔。節士也。

○山居上梁文

孫仲益山居上梁文云。老蟾駕月上千崖。紫翠之
間。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又云。衣百結之衲。
捫虱自如。拄九節之筇。送鴻而去。奇語也。

○聽讒詩

世傳聽讒詩云。讒言謹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

當誅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疏骨肉聽之絕堂々八尺軀莫聽三寸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不知何人作詞意明切類白樂天

○畫馬

唐明皇令韓幹觀御府所藏馬幹曰不必觀也陛下厩馬萬匹皆臣之師李伯時工畫馬爲曹輔大僕卿大僕廨舍國馬皆在焉伯時每過之必終日

縱觀至不暇與客語大槩畫馬者必先有全馬在胸中若能積精儲神賞其神俊久久則胸中有全馬矣信意落筆自然超妙所謂用意不分乃疑於神者也山谷詩云李侯畫骨亦畫肉筆下馬生如破竹生字下得最妙盖胸中有全馬故由筆端而生初非想像模畫也東坡文與可竹記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跗以至千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々而爲之

葉々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坡公喜於畫竹者也故其論精確如此魯雲巢無疑工畫草蟲年邁逾精余嘗問其有所傳乎無疑笑曰既豈有法可傳哉其自少時取草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草地之間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爲草

蟲耶草蟲之爲我也此與造化生物之機緘蓋無以異豈有可傳之法哉

○風水

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擇地者如書所謂達觀于新邑營卜瀍澗之東西詩所謂升虛望楚降觀于桑度其隰原觀其流泉蓋自三代時已然矣余行天下凡通都會府山水固皆翕聚至於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氣象回合若風氣

駟疏山水飛走則必無人煙之聚此誠不可不信
不可不擇也乃若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
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
重親之遺骸使其他日不爲城邑道路溝渠耳借
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回合草木茂盛使親之
遺體得安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
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不通夫銅山西崩靈鍾
東應木生於山栗芽於室此乃活氣相感也今枯

骨朽腐不知痛痒積日累月化爲朽壤蕩然游塵
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
世之人惑璞之說有貪求吉地未能愜意至十數
年不葬其親者有既葬以爲不吉一掘未已至掘
三掘四者有因買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
者有兄弟數人感於各房風水之說至於骨肉化
爲仇讎者凡此數端皆璞之書爲之也且人之生
也貧富貴賤夭壽賢愚稟性賦分各自有定謂之

天命不可改也。豈冢中枯骨所能轉移乎。若如璞
之說上帝之命反制於一林之士矣。楊誠齋素不
信風水之說。嘗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
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而子孫
卒以衰微。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方
且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已。惑乎。今之術者言墳
墓若有席帽山。則子孫必爲侍從官。蓋以待從重
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

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
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
宙則有此山。何賤於唐而貴於今耶。近時京丞相
仲遠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
寒食則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哉。

○南軒辨梅溪語

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至東華門。孝宗因論人才。問
王十朋如何對曰。天下莫不以爲正人。上曰。當時

出去有少說話待與卿說十朋向來與史浩書稱
古則伊周今則閣下是何說話對曰十朋豈非謂
殆當伊周之任而責之乎上曰更有一二事見其
有未純處對曰十朋天下公論歸之更望陛下照
察主張臣父以為陛下左右豈可無剛明腹心之
臣庶幾不至孤立上曰剛患不中奈何對曰人貴
夫剛之貴夫中剛或不中猶勝於柔懦上默然蓋
史真公羽與張魏公議論不同梅溪則是張而非史

者也故上因直翁之說而有是言上又嘗曰難得
伏節死義之臣南軒對曰陛下欲得伏節死義之
臣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亦指梅溪而言也

○道不遠人

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有居悟
道詩云晝日尋春不見春芒屨踏遍隴頭雲歸來
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亦脫灑可喜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十八終

寛文二壬寅仲秋日

中野市右衛門梓行

